

爱格
Aigiri

Nan Ke Yi Me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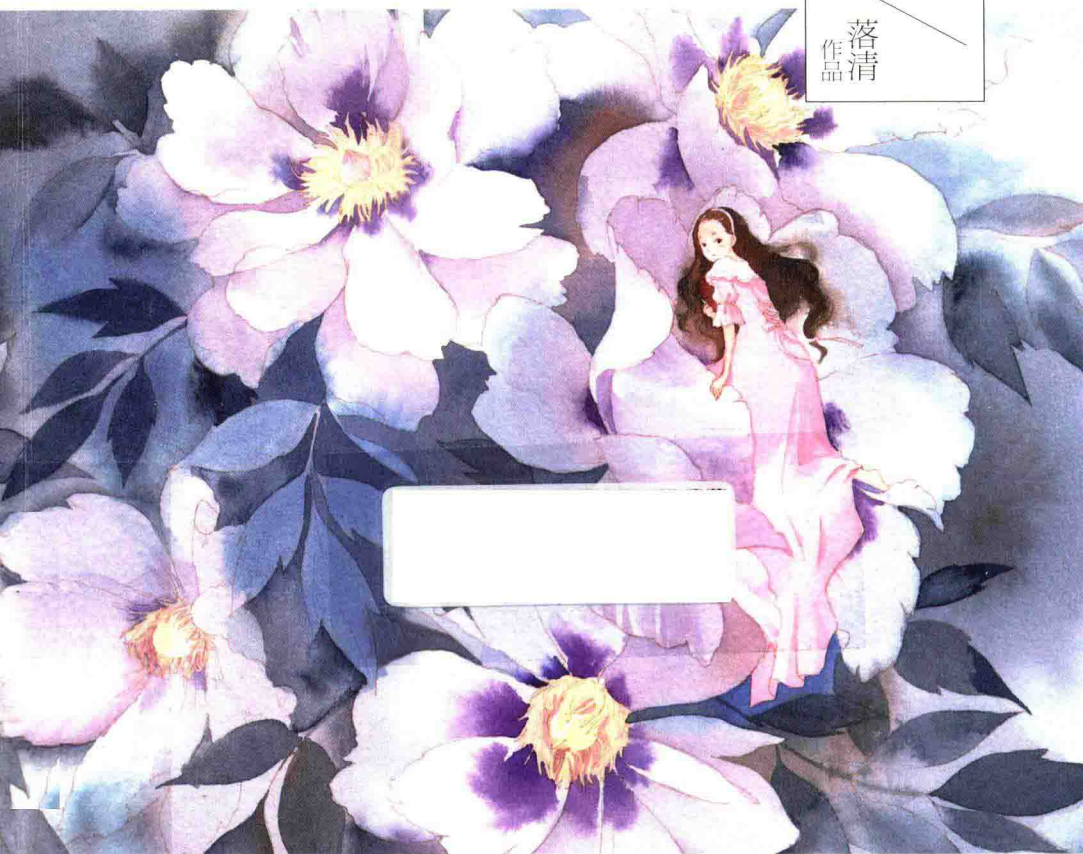
南柯一梦

落清
作品

谎言与真相
阴谋与现实
残忍地将彼此隔绝

十年真心交付 / 到头来

——南柯一梦
竟是



山东画报出版社

Nan Ke Yi Meng

南柯一梦

落清
作品

山東畫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柯一梦 / 落清著. — 济南 :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474-0273-3

I. ①南… II. ①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67234号

南柯一梦

落清 著

责任编辑: 许 诺

统 筹: 邓 理

策划编辑: 彭朝霞

美术编辑: 刘思维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 (传真)

网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710×1000毫米

印张15.5 1幅图 180千字

版次 2015年07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07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4.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Contents
目 录

- | | | | |
|-----|-------------|-----|--------------|
| 004 | 第一章 情在不能醒 | 062 | 第五章 骄傲地破坏 |
| 018 | 第二章 愿得一人心 | 078 | 第六章 狭路相逢 |
| 032 | 第三章 无法靠近的彼岸 | 094 | 第七章 在我心上开了一枪 |
| 046 | 第四章 我怀念的 | 111 | 第八章 迷途 |





130 第九章 孤独地对立
145 第十章 意外的真相
169 第十一章 瑞士别情
187 第十二章 旧时遗爱

204 第十三章 心里的痛无人能懂
216 第十四章 我们都是孤独的
228 第十五章 开始和结束
242 番外 顾南城，南柯一梦

Nan Ke Yi Meng

南柯一梦


落清
作品

山東畫報出版社

Contents
目 录

- | | | | |
|-----|-------------|-----|--------------|
| 004 | 第一章 情在不能醒 | 062 | 第五章 骄傲地破坏 |
| 018 | 第二章 愿得一人心 | 078 | 第六章 狭路相逢 |
| 032 | 第三章 无法靠近的彼岸 | 094 | 第七章 在我心上开了一枪 |
| 046 | 第四章 我怀念的 | 111 | 第八章 迷途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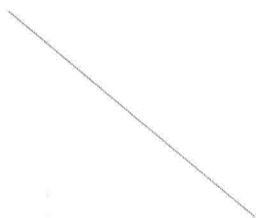


130 第九章 孤独地对立
145 第十章 意外的真相
169 第十一章 瑞士别情
187 第十二章 旧时遗爱

204 第十三章 心里的痛无人能懂
216 第十四章 我们都是孤独的
228 第十五章 开始和结束
242 番外 顾南城，南柯一梦

第一章

情在不能醒



天空灰得像哭过。

这一年的九月对南珂来说，如同一场噩梦。她低着头，蹲在偌大的灵堂前，上面悬挂着的大大的“奠”字刺得她的眼睛生疼，连哭也哭不出来。八年了，她没有想到再回到青城会是以这样的姿态，孤女，送终，这些在过去那么长的岁月里都难以想象的词汇，在一瞬间如洪水般蜂拥而至，连一丝喘息的机会都不曾留给她。

她没有母亲，从小跟着父亲生活，多年来与父亲矛盾重重，甚至一度吵到几乎要决裂的地步。当这个世上自己唯一的亲人闭着眼睛躺在那里，完全没有呼吸的时候她才惊觉，她内心爱着的父亲已经不在了。她唯一的亲人，也跟随母亲的脚步，抛下了她。

天微微亮的时候，进来四个人抬走了父亲。许是跪得太久，双腿已经酸疼麻木得根本不像是自己的。南珂扶着地面才堪堪起身，一个踉跄，直直地朝地面扑去。她闭上眼，想着摔一下让自己清醒清醒也好。忽而一双手从背后揽住了她，那人将她转了个面，稳稳地抱进怀里。

熟悉的味道传至鼻尖，南珂浑身颤抖起来。三天了，从她回到这座城市到父亲出殡，整整三天时间他都未曾现身，却在这时忽然出现在她面前。

她望着他那张记忆里依旧清冷的面容，他们的最后一次相见是在八年前。那一天他亲手将她送上飞机，推她离开自己的世界，不曾想再见面，跨过了几千个日夜，他们站在了彼此的对面。

这些年，这个男人成了她心里最隐秘的痛，她连他的名字都不敢再喊。那种痛就像溃烂的伤口，在时间的流逝中渐渐腐烂，最后留下一道再也无法磨灭的疤痕。

顾南城。她在心里慢慢咀嚼着这三个字，心底的悲凉和绝望无以复加。

“既然从一开始就决定不现身，为什么不做得彻底些？”语气里的冷静完全超出了南珂自己的想象，她没想到多年后面对他，自己竟会如此平静。

顾南城朝她走近一步：“你不能去。”

“那是我爸，我的亲生父亲。”

“你不能去。”他又重复了一遍。

南珂看着眼前这个男人，许多回忆接踵而至。她记得小时候自己总喜欢捧着他的手放在嘴边吹气，他的手总是冷的，即便在最热的夏天也都是冷的。有一次她问他，为什么他的手一年四季都那么冷，他回答说，因为他是冷血动物，他的心是冷的。从她懂事开始，从她明白什么是心疼开始，她就一直心疼着他，为他总是紧蹙着眉心，她把他当成自己生命里无法分割的一部分。即便当初他那样决绝地与她道别，她仍将他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除了父亲之外，这个世界唯一可以依靠的人。

可是此刻，她开始怀疑自己。过了许久，她才笑起来，看着他说：“你说对了，顾南城，你的心的确是冷的，我信了。”

她终究还是信了，是他逼得她不得不信。

顾南城眯了眯眼，有片刻的恍惚。她从身边擦肩而过时，他本能地想抓住她的手腕，却抓了个空。

从来没有想过，八年后的相见，不是开始，而是结束。

南珂没想到去往墓地的道路竟会被人封死，山间小道，前面有两辆黑色轿车横在那里，将过路堵了个水泄不通，三两个穿黑色西装的男人笔直地站在车外，目不斜视。司机看了一眼南珂的脸色，正踌躇着是否要将那些来人的来历道出，却见南珂已经打开车门准备下车，情急之下猛地拽住她：“小姐，你不能去。”

“为什么？”前面的人挡了道，不让他们挪开，自己又要怎么过去？

“那些……都是林正集团的人，南先生在世的时候和石家因为公司的事情就有不少过节，石景天是最记仇的，要是见到小姐你，一定不会让你好过的。”

南珂相信司机的话，跟在父亲身边十多年的人自然比自己更知晓父亲，可是此时此刻，她再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她轻轻拨开他的手，勉强笑道：

“叔叔，别担心，我可以处理的。”

南珂走到车边，车窗是开着的，里面坐着一个年轻人，看上去比自己大不了几岁，手指间夹着一支雪茄，见着她，慵懒地吐了口烟。她这才看清他的样貌，英俊却带着凛冽，那双鹰一般敏锐的眼睛让人望而生畏，这样的眼神她曾在另一个人眼里见过。

“劳驾让一让，我父亲等着出殡。”

车里的男人终于看向她，嘴角透着一股清冷，那是一种冷到骨子里的笑，若不是无路可退，南珂恐怕早已选择了第二条路。

男人看了她许久，才冷笑一声：“一点都不像南震天的女儿。嘿，别那么盯着我，就好像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似的。”

“你想怎样？”

“当然是让那个老家伙连死都不好过了。”他回答得理所当然，开门下车走近南珂，支起她的下巴，“啧啧，倒是有点姿色，可惜，可惜啊。”

南珂不知道花了多大的力气才抑制住让自己不颤抖，这个男人张狂肆意，让她忽然想起在过去的某一次争吵中，父亲心平气和地对自己说过的一席话：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如果你无法成为那个强者，就只能等着被人吃掉。从来就没有所谓的公平，公平只在强者的手里。

原来父亲是对的。

“怎么办？老家伙今天恐怕不能入土为安了，本少爷不高兴把车停到别的地方去。”

“你要我怎么做？”南珂突然问他，不知道是因为害怕还是激动，身体不住地颤抖着。

“跪下来，向本少爷磕三个响头，没准本少爷一高兴，会考虑换个地方停车。”男人说完，突然凑近她，“或者……把本少爷伺候舒服了……”

后面的那些话南珂没有再听下去，她抬起手，狠狠一巴掌甩在那人脸上。

他许是没想到她会给自己耳光吃，突然发怒了，正要动手，忽然被人从旁一声喝住：“石科，住手。”

“你？”石科顿住，完全没料到为什么身为顾南城亲信的朱凯文此时会出现在这里，“怎么，顾南城那小子也想来看好戏？”

“顾先生说了，动了南小姐就等于动他，和南小姐过不去就是和他过不

去，石公子可得掂量掂量。”

石科看看南珂，又看看朱凯文，笑了：“没想到顾南城还懂怜香惜玉，行，顾南城的面子，我给。”

随即他一挥手，原本堵住路的两辆车立刻开走了。南珂的心一点一点疼了起来，她捂住心脏的位置，觉得那个地方疼得让自己快要死了。她终于明白，原来这八年间，顾南城一步步地，早已取代了父亲的位置。

青城的夜晚太过深邃，灯火迷离，有时会让人迷失方向和本性。朱凯文赶到的时候顾南城已经醉了，这是他在顾南城身边这么多年，第一次见他喝醉。顾南城是个沉着而冷静的人，任何时候都不会放任自己处于被动状态，尤其是对酒精的免疫。可是这一次，他破天荒地醉了。

送他回去的路上，顾南城醒过几次，断断续续地说了一些话。朱凯文透过后视镜看着后座醉得不省人事的男人，即便这么多年一起共事，他也无法看透顾南城的心。

——为什么要回来？回来做什么？

朱凯文忍不住皱眉，这句话，大概是对南珂说的。上午若不是顾南城执意让他将那句话带到，恐怕南珂真会惹上石家那个霸王。那个女孩眼里的倔强和不甘心那么强烈地显示在脸上，即便明明怕得要死，也还是昂首挺胸，骄傲地看着对方。

他不得不承认，那一刻的南珂，像极了某些时刻的顾南城。

处理完父亲的后事，遣散了家里所有的仆人，南珂坐在父亲的书房里检查最后的遗物。她不知道南家已经这么困难了，公司被人吞并，父亲被人害死，就连老宅也都快保不住。这个书房从前父亲是从不让她进的，如今坐在这里，她似乎能体会到一点点父亲当初的心情了。只有坐在这个位置上，才能真正明白高处不胜寒。

她趴在桌子上哭起来。从得知父亲的死讯到现在已经过去七天，她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可这会儿坐在留有父亲气息的房间里，她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她开始憎恨这样的自己，憎恨从前不断和父亲争吵的自己，憎恨从没让父

亲省心过的自己，憎恨任性又固执的自己。

“爸，你是不是有时候也会很讨厌我，后悔生了我这个女儿？”她低声啜泣，渐渐泣不成声。

“连我……都讨厌我自己……”

书房的门被人从外面推开，南珂此刻懒得搭理任何人，依旧趴在那里一动不动。光是听脚步声她就已经能分辨出来人是谁，尽管中间隔着漫长的八年时光，可她还是一下便听出来了。

顾南城走到她的身边，眉心微蹙，等她哭累了才轻声开口：“南珂，都过去了。”

怎么过得去？

南珂抬头注视着他，仰着头，时光仿佛回到很多年前。那个时候，他就是她用来仰视的。南珂从很小的时候就是个缺乏安全感的孩子，父亲常年忙于工作，她除了和自己说话玩耍外，几乎没有别人愿意跟她玩。后来有一天，父亲带着一个少年出现在她面前。父亲说，那是用来陪伴她的哥哥。

在父亲眼里，那个瘦高的少年只是用来为自己女儿消遣的玩伴而已，他瘦得不像话，在当时陌生的环境却没有显露出一点怯意，迎着她的目光静静地注视她。他们第一次见面就注定了后来的相处，她仰视他，这在很多年里几乎成了她的一种本能。谁都不曾想到，当初那个少年后来会成长为那样强大狠决的一个人。

眼前这个人，还是当初她认识的那个顾南城吗？

顾南城递给她一个牛皮信封，示意她打开。她坐着没动，看向他的眼睛，就是这双一望无边的眼睛，才让她在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被深深吸引住了。那双少年时总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悲伤的眼睛，而今也跟它的主人一样，学会了以不动声色来掩盖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是什么？”

“你父亲留给你的遗产。”

“南家败得彻底，我爸竟还有遗产留给我。”她笑了起来，“倒不如说，是你用来打发我的吧。”

顾南城一手抵着桌面，低头与她平视：“如果你要这么想，也可以算是。”

“我爸是怎么死的？”

他的眼睛忽然一眯，直起身子，沉默地看着她。

“是不想说，还是不能说？”

“南珂，有些事情你没必要知道，你只要明白，无论如何，我都是为了你好。”顾南城冷漠的声音穿透她的耳膜，一字一字刻进耳朵里。八年物是人非，连他都变得她不认识了。

“那么，顾南城呢？他是怎么死的？”

顾南城一窒，像是有一只手扼着他的咽喉，疼痛感犹如旧伤口复发，缓缓蔓延至全身。他笑了笑，声音却是冰冷的：“南珂，忘了我，就按照你心里想的去做，就当顾南城已经死了，回米兰。”

八年前，他也是这样把她推进安检口的，她哭着求他留下她，哭到声嘶力竭，他始终态度强硬，狠心把她推出去，他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别回头，别再回来。

时光流转，而今他要说的，竟还是只有这些而已。

“你要我走，可是你从来没有想过，我又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在国外的八年，我又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一直相信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面前接我回家，我一直等着这么一天，原来是我奢求了。从你赶走我的那天起，你就已经放弃我了，是不是？顾南城。”

顾南城转身看向她，她哭得全身颤抖。记忆里他的女孩，何曾有过这样伤心的眼泪，那些年的相伴，极力把她纳入羽翼下，恨不得把世间所有的美好都双手奉上，只要她还能保持那样的笑容，不在她身边又算得了什么呢？多少个日夜，他不断地问自己，当初的决定究竟是对还是错。

“是。”他淡淡地吐出这个字，就像一把利刀，从此将他们划分于两个世界，楚汉分明的界限，阻隔在他们之间。

顾南城始终都记得，十五岁的自己被南震天收养，他唯一要做的就是陪伴南震天视如珍宝的女儿。第一眼见到南珂的时候，她怯怯地躲在角落里，仰头望着他，眼里充满戒备和彷徨，甚至连对自己的父亲都充满不信任。他从未在一个孩子眼里看到过那样的眼神，即便是这个世上仅存的唯一的亲人，都让一个九岁的孩子觉得不信任。

突然便觉得，那样的眼神像极了自己。

但南珂不是一个难相处的孩子，从最初的抵触到后来的接受，他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他走到她身边，用了漫长的两年。南珂不常笑，或者说她从来不对陌生人笑。和很多富家小姐截然不同，她性格里的阴暗面矛盾而又固执。南震天不常回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偌大的老宅里只剩南珂和顾南城，那段相依为命的岁月到很多年后依然是顾南城最宝贵的记忆。他想再也没有任何时光可以与那时相比拟，那时他们完全拥有对方，那时他们相知相守，相依为命。

十八岁的时候，他被南震天带在身边进入公司做事，能陪在南珂身边的时间比从前少了许多。南珂总想着法子去找他，在外人眼里冷漠的南震天唯有对这个女儿千依百顺，或许算是沾了南珂的光，南震天对他不能说不好，只是这好始终带着些距离。

那年的年末流感猖獗，一向身体很好的顾南城却忽然倒下了。流感来得十分猛烈，他几乎烧到四十度，不得不留院观察，被迫隔离。半夜烧得迷迷糊糊的时候，他感觉似乎有人小心翼翼地推门进来。他半睁着眼睛，看到一团模糊的身影靠近自己。随即熟悉的感觉扑面而来，他立刻就认出那是南珂。

南珂的手很冰，摸了摸他的额头，小声叫了他一声：“南城？你怎么样？难受吗？”

顾南城艰难地摇了摇头，推开她：“会传染的，快出去。”

南珂踢掉鞋子一溜烟爬上床在他身边躺下，握住他的手：“生病的时候一个人会怕吧？我来陪你睡，你别担心，爸爸出差了，他不会知道的。”

理智告诉顾南城，必须立刻让她离开，她这样和他睡一夜，第二天被传染是毋庸置疑的。可他的脑袋昏昏沉沉的，再也支撑不住，闭上了眼睛。手心的温度一点点传进身体里，渐渐融汇到了心底。那时南珂给予的温暖，在冬日里像是一潭温泉，温暖了他的心。他无法用言语来表达醒来时看到南珂的那种心情，她抱着自己，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耳边似乎还萦绕着她的话语。

一个人会怕的吧？

可是南珂，如果你经历过人生最低谷的黑暗就会明白，一个人怎么会怕呢，一个人是最有安全感的时候，因为永远只能相信自己，而自己永远也不会背叛自己。

这样的感动，他又该如何偿还？

后来南震天终究还是知道了那件事，南珂一夜未归，这样的大事无论如何也逃不出南震天的眼。有一次南震天隐晦地提醒顾南城，南珂是他掌心的明珠，即便奉上全世界，也换不了南珂。在南震天心里，南珂是无价的。所以这么多年过去，漫长的岁月里，只要南珂快乐，便比什么都重要。

顾南城想南震天是对的，于是松开握紧的拳头，像是终于下定决心做出某个决定。他头也不回地打开门，离开。一步一步，远离她。脚步声渐渐消失，南珂只是望着早已没有他的方向，漠然地站在原地。

难过到极致，便是连哭都不再哭得出来。没想到有一天，对她来说，连哭都会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南珂还没来得及订回米兰的机票就接到了来自纪北的电话。纪北是南珂在米兰的同学，亦是她写专栏杂志的专用摄影师。他善于捕捉每一个镜头，她曾在他的镜头里，看到最真实的自己，凛冽的、伤悲的、微笑的、难过的，独独没有快乐的。纪北就如同他的镜头，是一个能够轻易洞悉人心的家伙，和自己同年，却比自己老成许多。他常常对她说：南珂，在该快乐的年纪就应该快乐啊。

可是她的快乐被留在了大洋彼岸，忘了带去米兰。

电话里纪北清亮的声音如同一束阳光，在许多人眼里，纪北就是如阳光般的男子。

“南珂啊，我在机场呢，坐什么车可以过去找你，嗯？”

南珂愣了几秒，下意识地问他：“哪里的机场？”

“当然是青城的机场啊，你傻了吗？你一声不响从米兰溜回来，我不放心你，所以过来看看你，顺便拍些照片。怎么样，有被感动到吗？”

眼泪毫无预兆地落下来，在心最冷的时候能感觉到一点点温暖，便觉得那是全部的阳光。他们说的没错，纪北真是如阳光般的男子。

她在多年前自己最常去的蓝屋招待了纪北。离开这座城市太久，就连道路都变得陌生了。她一路走来，陌生感不少于纪北。对她来说，这座城市带着疏离和冷漠，早在八年前就抛弃了她。

多年前，蓝屋算得上是青城新晋的餐厅，多年后俨然已成了这座城市最热门的餐厅之一。纪北背着相机一路抓拍，他是个清爽的男子，笑起来有深深的